

绝版诗话二集

张建智 著

j u e b a n s h i h u a e r j i



復旦大學出版社

绝版诗话二集

张建智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版诗话二集/张建智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309-12560-3

I. 绝… II. 张… III. 诗话-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9191 号

绝版诗话二集

张建智 著

责任编辑/陈麦青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59 千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560-3/I · 1014

定价: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次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自序）·····	1
自净的大海：冰心与她的《繁星》·····	7
《春雨》·卢冀野·丰子恺·····	31
邵洵美与《诗二十五首》·····	45
宗白华：清光伴我碧夜流云·····	67
罗吟圃的《纤手》 ——一个奇人与一本民国诗集·····	83
陈敬容和《盈盈集》·····	97
卞之琳：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息·····	119
诗人徐迟的抗战诗·····	135
诗人胡适·····	151

卢冀野与《绿帘》	167
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在前集》	181
蒋光赤的《新梦》《哀中国》	199
朱渭深与《期待》	217
阿英：《饿人与饥鹰》	229
殷夫《孩儿塔》中的两个世界	245
后记	262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自序）

记得六年前，那时《博览群书》的主编陈品高先生，来电约我为此刊撰稿，我投了小文一篇。他即认真地回了电话，说原本即可刊出，但正有北京李乔评我的《中国神秘的狱神庙》，故拟在下期发表。放下手机，我心中疑惑，他怎么知道手机号？素昧平生，不知这所以然的原因。真有“仔细看山山不动，那山恰似走来迎”之感。

尔后，陈来电，要为我开个专栏。于是，便想到我珍藏“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一些初版诗集。这个专栏，后取名为“诗话杂谈”，其实正确的说，应叫“现代诗话杂谈”。2009年第2期《博览群书》专栏起始，第一篇发表之文，是谈蒲风的《六月流火》，这是蒲风在日本发行的第一本诗集。当年深得鲁迅赞扬。

专栏之于我，虽前也开过。但大型杂志，时间长达五六年，在我是第一次。便有了如此的开场白：

白话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中国大地上诞生，这样的语言思维的转变，紧跟着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观念上，发生了急剧的转型。一首诗带来了一场革命。八十年，弹指一瞬间，虽然今日诗坛，犹冬日之残荷；但只要人类尚在，心中就有诗。“旧巢有鸟儿，尽管是倦了，还驮着斜阳回去。”……

让我们沿着刘大白诗人“秋晚的江上”继续行走，去读那一本本民国诗集、一张张发黄但仍诱人的书影，一首首动人心扉的诗歌，让我们重温那升入天堂的诗魂与旧梦。

如此，那一千八百多天里，在一盏莹黄灯下，我把早已为人淡忘，那些人那些诗、那些事，于深夜中，翻读着那些已有七八十年的一页页的黄纸。由这些“归去无端化愁蝶”的诗人们，把我带回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光隧道，那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时代。使我仿佛感受了那时代的诗心与哲思。读出了明白如话、平淡如水之诗；

忧国愤世、感伤事时之诗；沉雄如磐、抨击时弊之诗；更有反映那时代的纯真不渝、曲折多变的爱情诗。

“诗言志”。有时，读着读着，在这特殊的阅读心态下，当夜籁人静之际，那诗人们的悲惨命运，令我不忍卒读，含情泪落。但一如鲁迅所说的，那些时代的诗人、后来的作家们，“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白云苍狗，时间过得那么快，随“诗话杂谈”专栏的结束，遂取名为《绝版诗话》，于2012年12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越三年，我陆陆续续又发表了些诗话琐记，有朋友催促，继初集，再编《绝版诗话二集》。我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小说创作，每年有几千部，散文杂感，历史题材，也不在少数。文艺之繁荣，不能说它寥落。但专谈五四后的初版本诗集，却确乎少见。虽有作者写了现代版本见闻录之类的书，但不是专题，只是罗列，且各人之视角也不同。我一时也说不出其中的所以然。当然，姜德明先生写了许多民国版旧书，随手拈来，文字清雅；谢其章先生写了许多旧期刊，如创刊号风景，都是让读者赏心悦目的好作品。

如今，即将出版《绝版诗话二集》，与读者见面的，是“五四”后的十五位诗人。如胡适、冰心、卢冀野、邵

洵美、宗白华、卞之琳、康白情、阿英、陈敬容、罗吟圃、蒋光赤、徐迟等。这些早期的诗人，他们后来所走的人生之路，真可用得上托尔斯泰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话：“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他们都有不幸的时代遭遇，家庭的零落与破碎，个人的一把辛酸史。

当读者读完此书，就可了解他们或她们，身处在二十世纪大潮中，每个诗人与他们的家庭，于历史的大幕前，大都上演了文学的悲剧、乃或荒诞剧。然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后，这些诗人们，虽各走各道，但生存的本质，依然是一介书生、文人姿质的风范。纯真、好学、执著，爱民主、有良知。我之所以要写这些诗人文事，其目的便是，让后人不应忘记他们。

他们曾在极其艰苦的生存境地中，为我们留下的，曾经是刻骨铭心的时代悲哀和用心血铸成的诗。也许，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有了博客与微信后，没有心境来读这样的诗歌。但我认为还是很有一读的必要。于书中所选一些经典之诗，还有名家手描的旧书影，可窥民国书装艺术的风格。兴许，今日的读者，有些陌生，不易了然，故在此书中一并编入。

诗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相信爱书人、淘书者，

众多的学子，会静下心一一领略，并把它收藏在书架上慢慢品味。

2015年10月20日深夜



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繁星》

自净的大海：冰心与她的《繁星》

一段佳话

1919年冬夜，一对小姐弟围炉共读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弟弟忽然对姐姐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地收集起来。”姐姐便常将她飘忽的思绪、情感记于这小本子上。冬去春来，春逝夏临，小本子上早已诗句盈满。但十九岁的少女，有太多的幻想，太多的希冀，只把那小册子胡乱地搁置着。不期一天被少女的二弟从重叠如青山的书堆中翻出，二弟读罢很感动，即便在那本小册子的第一页写上“繁星”二字，那册子便又被书堆、稿纸吞没。直到又一个夏日远去，迷途的鸟儿在窗前唱完最后一首幽曲，秋叶在风中飘飞、叹息。少女的三弟发现了这尘封的册子。他终于催促姐姐“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

于是，这尘封的小册子被印制成一本薄薄的诗集，封

面是明亮的流星划过深蓝的夜幕，出版后几经再版，成为中国现代新诗之林中一本重要的代表作，这，便是冰心的《繁星》！那三个可爱而有远见的弟弟分别是冰仲、冰叔和冰季。

今读冰心1921年为《繁星》出版所作之序言，不禁令我浮想、感慨。这本当年风靡一时，令作者名扬诗坛的小书，其出版过程，却透着孩子们一如“过家家酒”般的随性和偶然，连冰心自己也说道，“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小孩子的鉴定。”这段轶事，于今已经很少人知道，也可算是一段诗坛佳话，一个女性产生诗的有趣的童话。

海上儒将的女儿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女作家中，最深入人心的非冰心莫属。沈从文称：“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十年来的中国文坛》）。梁实秋赞她是“现今知名的唯一女作家”（《创造周报·繁星与春水》）。黄英称她为“新文艺运动中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的诗人、作者”（《现代中国女作家》）。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些赞词不免过誉，中国女作家中有才情的多的是，但冰心纵观其一生，她留洋出名早、生活稳定、寿命又长，若以这些视之，同时代人中的女性诗人确无法比及。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出身于福州。父亲谢葆璋是位具有现代精神的海上儒将，曾入严复的北洋水师学

堂，任“海圻号”巡洋舰的副舰长，参加过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后又赴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幼年和少年时代，冰心都与海为伴，大海无疑给了她两样珍贵的人生馈赠，一是大海的辽阔、深沉，赋予了这个无外表娟秀、柔弱的女子一种淡然而坚韧的性格。那大海般的温柔而宽容的胸怀，让她在此后波涛汹涌、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始终坚守着人生的航路。二是大海既成为她贯穿一生的文学抒写对象，取之不竭的灵感之源，又俨然是她思想和灵魂的自净与慰藉的包容之物。海上月明，白浪翻涌，烟波浩渺，含弘广大，成为了她文中、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冰心的诗文中写海写得最多。无论是她的独创一格的诗集《繁星》、《春水》，还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往事》、《山中杂记》、《寄小读者》，都有多处写到大海，有的篇章还是专歌咏海的。

真的，冰心写海写得美。你看，海在她的笔下，多么活泼。如《山中杂记》：“海呢，你看她没有一刻静止，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触着崖石，更欣然的溅跃了起来，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

海在冰心的笔下，又多么神奇：“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视的能力，……你倚栏俯视，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这万顷碧波琉璃之下，有什么明珠，什么龙女，什么鲛绡……海上色彩绚丽，鸥鸟轻翔，真是气象万千……朝霞晚霞，东方一片大海，天上水里反映到不止红白紫黄这几个颜色，这一片花，却是四时不断。……海上的沙鸥，白胸翠羽，轻盈的飘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看见海鸥，却使我联忆到千古颂赞美人；那是‘宛若游龙，

翩若惊鸿’”！（《山中杂记》）

然而，之后她慢慢地远离了大海。1913年，因父亲职务的调动，冰心全家搬至北平。第二年的秋天，冰心入贝满女中。贝满女中是1864年由美国公理会创办，是当时北平最早的西式学校，也是最早的女子学校。贝满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除了严格的课程设置外，少女冰心在那里接触到了基督教教义，深受其影响，形成了她“仁爱至上”的价值观，即冰心自己所称“爱”的哲学，并成为她日后文学创作的主旋律。

1918年，冰心考入协和女子大学，因为母亲长期多病，当时女医生非常少，冰心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医生，便选择了医科。这一决定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并鼓励她说：“东亚病夫的中国，是很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进入协和女子大学后，冰心并没有专注于学校专业课的学习，从小良好的诗书熏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她注定与文学结缘。

1919年9月，冰心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晨报副刊》的主编刘放园是冰心的表兄，但比冰心年长17岁，冰心一直视其为长辈，放园表哥常给这个热爱文艺的表妹，寄来各类书刊、报纸。鲁迅的《狂人日记》便是刘放园送给冰心的。

冰心看了这本小说，受到很大的震撼，《两个家庭》的创作也受此启发，从一名兼具旧传统和新思想的女性视角来审视旧式封建家庭的种种问题。这篇小说处女作发表时，冰心还有点胆怯，她日后回忆说，“很羞怯地交给放

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个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意。二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

但是，实际是小说发表后，得到广泛的认可。这以后冰心便越写越顺手，一发不可收，接连发表了《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斯人独憔悴》等小说。那是冰心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她几乎是一个星期一篇，才思如出闸的春潮喷涌而出。那时期，由于冰心较深地受了基督教教义和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影响，她曾试图用一种抽象的“爱的哲学”来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并排遣自己精神上的苦痛。

然而，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占用了冰心大部分的时间，她已无暇顾及医科专业课的学习，恰此时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于是冰心便由医科转入文学系，踏上了弃医从文的道路。中国古语云“不为良相，亦为良医”，面对当时中国社会民众积弱的现状，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医学，希望由此改变中国贫弱的命运，如鲁迅，但社会现实却让他们逐渐意识到启发民众的心智，才真正是改变中国社会之道。

燕京大学时期的冰心虽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但其文名早著，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新小说家，除了深受普通读者的喜爱，还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周作人，便是冰心在燕京求学时的老师。有一次，周上课时提到冰心的小说和诗作，并表示了赞赏，殊不知坐下的学生谢婉莹便是冰心，正在羞答答地听课。1923年夏，冰心以优异的成绩从燕京

大学毕业，获得了金钥匙奖。同年八月，冰心便搭乘赴美
的邮轮漂洋过海，到卫斯里女校留学。漫长的海上航程，
冰心在海轮上邂逅了与她携手一生的伴侣，吴文藻。吴文
藻是清华毕业生，是梁思成的同学，此行是赴美国新罕布
什尔州达特默思学院社会学系学习。两人的邂逅，只缘于
一个美丽的误会和吴的直率进言。吴文藻年青时原来还有
点傲慢。可冰心晚年回忆老伴还如是说：“他列举几本著名
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我看过没有？我却
都没有看过。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
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他的这句话，
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从来还没有听见这样逆耳的忠言。我
在出国前已经开始写作，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
都已经出版。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
都是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
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
畏友！”

也许正是吴文藻的坦诚和丰富的学识，吸引了少年意
气风发的冰心，两人在美国频繁通信，吴文藻也常去看望
冰心。1925年的暑假，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成为了两人的
定情之地。60年后冰心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旧甜蜜如昔：
“我到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因为考
硕士学位需要第二外国语。等我到了康奈尔，发现他也来
了，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时只说他大学毕业了，为读硕
士也要补习法语。这暑期学校里没有别的中国学生，原来
在康奈尔学习的，这时都到别处度假去了。绮色佳是一个